

家里的那些花

□ 任翔宇

晚上在群里看雪年晒帖，写的是“笠翁先生闲情偶寄”，主角是花。一时心有所动。

今年家里开的花不算多，堂前有一株三角梅开了，红得正艳，楼上鱼缸旁边，前几个月差点被我忘了浇给早死的牡丹，也开了。龙柳发了芽，但是算不得花，只是绿得清新，倒是很提神。蟹爪兰开得早了些，真正春天来的时候已经绽放完所有的骨朵，眼眉低垂。这几天海棠和铃兰都结了骨朵，红红白白，大大小小，倒是很好看。

回想了会儿，好像那些年，家里的花有好多都在这个时节姹紫嫣红，生机勃勃。

还在城南柳航里住的时候，有一年过年朋友送了水仙。正月里开的时候，是六瓣的小白花，黄蕊，从细长的叶子中间绽开，小小浅浅的瓷碟，清清秀秀的小花，很淡雅，但是对于年下的塞上之城，又格外鲜活。

还有一年，从街头买了风信子，也跟水仙似的，葱头一样的球根，看起来特别不起眼。放在一个半高的玻璃瓶子里泡着，腊月里忙的时候，几乎都把它忘了，结果正月里来人家自己抢了主角，蓝色的小花反卷着，一丛一丛的，给了意外的欢喜。不过花就是这样，开过了就没了生气，尤其是这种黑不溜秋的风信子。夏季是风信子的休眠期，它被冷落角落，又差点被忘记。也是冬天里被暖气烤热的空气有种唤醒的信号吧，风信

子好像找到了自己巴适的姿态，在冬天的尾声里不需要有人喝彩，独自绽放，每一次都是静悄悄地开，静悄悄地回到睡美人姿态。有一年春节从火车站拖着旅行箱回到家，好长时间没有人居住而积攒下的灰尘和霉味里，隐约递进着些香气，走到阳台，就看见了那抹蓝色，心下一片温暖。

有好几年，家里一到过年就被花香闹得头晕，实在是太香了。这花，是巴西木。巴西木开花，别人家好像当个稀罕，我们家因为好几个过敏体质，巴西木开花那叫一个愁啊。巴西木第一次开花，还是在东关住的时候，两片大叶子横生出一条好像西蓝花似的浅绿色梗来，已经从花骨朵长成蓓蕾的巴西木开始分泌出一些透明的粘液，粘稠而清亮，梗上会密密麻麻开满了小花，白的，好像一个个小吸盘的模样，一团一团的，算不上好看，但是，真香。

巴西木开花的香味有点像20年前贵儿寺街大杂院住的时候，我家夏夜里的昙花味道，浓得好像化不开，浓烈，馥郁，花蜜粘稠的粘手，那味道久久不散，能持续快一个礼拜。

家里有三棵巴西木，都开过。其中有一棵，是1997年的时候，一个幼年同伴送来的生日礼物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不过二十公分高。但是这棵巴西木后来长得很高，有四米多的样子，家里已经放不下，于是移到了楼顶，今年冬天的时候，又担心它这来自南美的小体格儿抗不了冻，只好找了锯条截下一半，移到了屋里，可能是伤了元气，半死不活地，别说开花，叶子也枯了不少。

可能，缘分尽了。一时有些伤感。毕竟，这是一起走过二十四年的时光见证。

花的生命总是很短，但是植物本身的生命可能很长，所以我们总是对花之一生给予赞美与欣赏，而往往没有意识到，不开花的那些时间里，我们的态度也会映射到后面的花期。其实平日里的陪伴，可能才是最真实的相处，不期望，不奢求，平淡恬静。

养过狗，养过猫，养过鱼，养过乌龟，养过鹦鹉养过白文，养过蝈蝈养过兔兔，养过向日葵养过葫芦籽，养过倒挂金钟养过山茶花，养过昙花养过金银花，养过三七养过仙人掌，从前养这些的时候，绝大多数时间，是为了解闷儿，而他们绝大多数都给了惊喜。这些惊喜，细想起来，无外乎是意料之外的回应。热切的目光，呢喃的鸣叫，舔舐的舌头，怒放的花朵，都是他们的回应。

忽然有点害怕，既害怕辜负，又害怕孤独。在大自然里，独行固然最没有负担，但是心情如灰色轨迹，星际旅行里，陪伴固然温暖，但是一旦失去，就如走到尽头。花开了花谢，花谢了花开。还是做花好一点，春来发几枝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

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。又是新的开始。

杨家窑的杏花



不到大同口泉乡杨家窑村，不知道山村之美。山青，景明，村新，尤其是盛开的杏花，那可真叫一个迷人。

杨家窑的杏花颇有名士之风，春日里与清风明月应和，和成诗，和成歌，和成摇曳的婆娑。

成坡的杏花，恰似如云的美女，笑靥如花，激情奔放，让人目眩。她们，或孤芳自赏，秀出美丽清高，或一脸娇羞，轻轻悄悄静静，或柔情似水，开朗大方热情……若没有这些绚烂，生活该是多么平凡，春天又该是多么乏味！

杏花不似桃花，太过香艳，太过招摇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如流光的霞披，如新娘的红盖头。“杏子梢头香蕾破，淡红褪白胭脂澹”，东坡笔下的杏花，似乎一直都在淡淡地开着，从宋词里开到歌曲里，又开到这个晴朗的春日里。天空蓝得出奇，白云在天上踱步，仿佛在提醒人们：这里风光秀美，一定要好好欣赏，千万不要错过。

我以为，月下的杏花当属绝美。月，专心地投向花，花，深情地望着月；月，美美地吻着花，花紧紧地靠着月；月把花融进梦里，花把月捧在手上……朦胧的山地间，婉约、诗意、浪漫、清静、舒适、醉人，月光下像蒙着一层薄纱，引得人心意荡漾，遐思无限。

天明，穿梭在杏林中，突然有杏枝大大方方地出现在面前，似与你打招呼，那执着的神情让人忍俊不禁。走着走着，又有杏枝从旁边伸出长臂，借着风和你勾肩，勾出人的兴致。还有突发奇想的怪枝，将一枝纷繁直直地伸向天空，似乎要让太阳也为杏林点赞。

千百年来，那如绢的花瓣，一经蓬勃绽放，便是诗的崛起。“满阶芳草绿，一片杏花香”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“满园春色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”……山在花的浅笑中变得险峻，人在花的甜笑里显得精神，以缤纷为主题，用诗来写意，借空灵押韵，杏花将华美直接插在青山旁。

“你是一树一树的花，是燕在梁间呢喃，是爱、是暖，是希望，你是人间四月天……”，这是林徽因在杏林里低吟浅唱吧，又似乎是别的其他什么人，忘情地在为杏花为春天抒怀倾心。是啊，人都想以花为镜，清心寡欲，淡雅出世，诗意地活着，而杏花，像仙子，美了山，美了村，也美了人。

高进宝



大同方言

“受”和“坐”

近几年越来越有一种紧迫感：方言正在加速消失！所以，南方许多地方的“好事者”都开始推广和普及方言了。当然，有必要说明的是，千万不要以为这种行为与推广普通话相抵触或矛盾，其实这正如学外语与学好汉语的关系一样，不但不矛盾，而且会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。尤其对于在普通话语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来说，也属于“普及”和挽救。

本文要说的是“受”和“坐”两个词。

老大同人口中的“受”，是“受苦”的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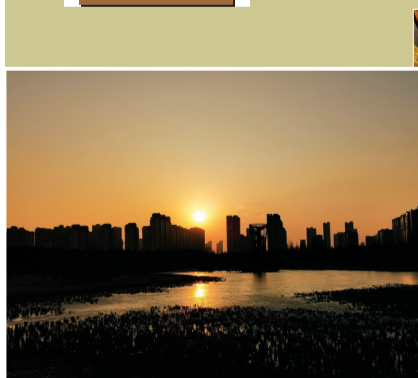
略说法。所谓“受苦”就是指体力劳动。所以，在大同，体力劳动者的通俗称呼是“受苦人”。如果要强调某项体力劳动没有多少技术含量，则说“受笨苦”“戳笨苦”，甚至更简略的“戳笨”。时常听见家长教训孩子：“不好念书，长大能做啥？就剩个戳笨去哇！”比如一个体力劳动者新近找到这类工作，就：“这两天又受上了。”“从夜儿个起，又在窑上受了。”后一句中的“夜儿个”是昨天的意思，“窑”则可指砖窑，也可指煤窑等。

与“受”相对的词应该就是“坐”了。大同方言中，“坐”等于“休息”。一个“受苦人”想休息了，就说“坐他两天哇。”一个懒汉的老婆也可能这样督促丈夫：“你倒坐了大半年了，还不动弹！”“动弹”的末字读作“塔”，入声。

写到这里忽然想到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，在建筑工地上戳笨的受苦人最盼下雨了，因为下雨天就能“坐”着不用“受”，这还有个专有名词，叫“挣雨工”。

韩府

随手拍大同



春临大同

王珏 摄